



INSOMNIA
WAR



我睡

失眠之殇

我醒着，却如一具行走的空壳
欲望吞噬生命，现实击碎梦想，我迷失在梦境街头

范迁◎著

忘了生活的本质，忘了生命的初衷
谁绑架了我的灵魂，从此再无安眠……

严歌苓、陈冲、姜文
倾情推荐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

失眠之殇

范迁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失眠之殇 / 范迁著. —合肥: 安徽人民出版社, 2012.7

(范迁锐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212-05564-6

I. ① 失… II. ① 范… III. ①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67821 号

书名: 失眠之殇

作者: 范 迁

出版人: 胡正义

选题策划: 曾 丽

责任编辑: 杨迎会 石乃月

责任校对: 石乃月

责任印制: 范玉洁

装帧设计: 大象设计 王艾迪

出 版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人民出版社 <http://www.ahpeople.com>

(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

邮编: 230071)

发 行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

(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)

电话: 010-64266769; 010-64264185 转 8067 (传真)

印 刷: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: (010) 52891770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 印 张: 17 字 数: 226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12-05564-6

定 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今年夏天，何以静心？

楔 子

那句话怎么说？Point of no return。一过了那个点，你就回不了头了。

断线的风筝飘扬在夜空中，你俯瞰底下的城市。纵横交错的街道，鳞次栉比的房顶，熙熙攘攘的生活，辉煌的灯火，酗酒女人，一切都离得那么远。你渴望回到那里去，像风筝落下去挂在树梢上，但是你身不由己，你失去了沉沦的重量，因为你是个失眠患者。

你困守在一座孤岛上，潮汐日落夜涨，遥望水天交接之处，那儿没有帆影，没有海市蜃楼，甚至没有惊涛骇浪，一片白茫茫。时间在身边一秒一秒地溜过去，你被遗忘了，因为你是个失眠患者。

黄昏时漫步于圣塔莫尼卡的海滩上，淡蓝色的暮霭在身边浮起，海面上浓重的云块开始聚集，残阳如血。你不用回头就知道，在城市灯光灿烂的背景上，有年轻的身影穿着旱冰鞋在防波堤上滑过，矫捷如燕。而好莱坞的日落大道游人如织，餐馆里挤满了年轻的情侣。你知道在帕萨迪纳的后园飘出烤肉的香味，而英格尔伍德的斯坦普斯球场里欢声雷动，迪斯尼乐园的灯火依然辉煌。林荫覆盖的拜佛利岗豪宅前，加长的礼车成列成行。在盖蒂博物馆有个慈善机构的筹款会，上流社会人士在灯红酒绿中翩翩起舞。你还知道在东洛杉矶荒弃的加油站后面毒贩们正准备把鸽子放上

街头，下城脱衣舞酒吧门口的霓虹灯闪耀不已，挺着啤酒肚子的游客掀起布帘向里张望。而汽车旅馆里的单干户的妓女刚刚起床，正对着镜子浓妆艳抹。再晚一点儿，借着流光溢彩的夜色，借着酒精和音乐，性的荷尔蒙在这个天使之城蒸腾而起，情侣们眼色迷离，星眸散乱。嫖客在拐角上跟墨西哥雏妓讨价还价，汽车后座里少年男女缠在一起，爵士乐低徊的单身酒吧里性守猎者目光炯炯，在深宅大院里影艺界人士在举行每月一次的换妻派对，而俄国黑手党派出的杀手正在推弹上膛。到处是笙歌飘扬，到处是春情勃勃，到处是醉生梦死，到处是毁灭和重生。

你是这个城市的居民，但你没有入场券，因为你是个失眠患者。

一份每天得做的功课，必须要在你的寝室里完成。躺在揉得皱巴巴的被单上，辗转反侧。你想象着一辆刹车失灵的载重卡车在四十五度的坡道上向下滑去；你想象着电脑程式由于一道错误的指令而杂乱无章；你想象着一张遗失的巨额彩票；你想象着一个不哭不闹的新生婴儿；你想象着忽然听到教堂敲起一声钟响；你想象着枝头上的一颗露珠在深夜的寂静里将落未落……

脑子里纠缠着一团乱麻，看来今晚的努力又要落空。第几天了？懒得再去想，数字对你已经没有意义。你茫然地在床上坐起来，向着黑暗祈祷，向着虚无祈祷，向着一切神仙鬼魅巫灵幻术祈祷，谁能施舍你一点儿安宁，一点儿忘却，一点儿睡眠？

空谷无声。你听到三十里外太平洋铁路的列车疾驶而过，汽笛一声长鸣。

你不禁想到浴室里镜箱后的诱惑，那一瓶白色的化学品，两片小小的药丸停留在颤抖不已的掌心里。这是最后的解决方案了吗？白色的狙击手将潜入你的神经，猎杀那一个个过分活跃的细胞，化学宪兵在血液中巡逻，你得以换来几个小时的人事不省。

清水滑过咽喉，白色的药丸在舌苔上散发着微微的苦味，你没有选

择，因为你是个失眠患者。

几个小时之后太阳将在太平洋升起，照亮墨西哥湾，圣伯纳迪诺山岗上将染上一片粉红，庞大的洛杉矶谷地苏醒过来。10号和405号公路开始塞车，咖啡和面包圈的香气飘荡在街角上，载重卡车在农贸市场卸下一箱箱新鲜的蔬菜水果，UCLA的学生们挟着书本脚步匆匆，产房里的母亲正在喂新生儿吃奶，带露珠的鲜花散发着芬芳，而翠绿的高尔夫球场出现第一批挥杆的人影。

这一切没有你的份儿，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你却被药物和黑暗所控制，幕帘深垂的卧室有如墓穴。你浑身酸痛，牙关紧咬，睡着了神经却像风中的琴弦。你的意识深处有只漏水的桶，黑夜与白昼在桶内被搅成稀烂一团，滴滴答答地漏得分秒不停。你的梦境还是在忧虑，忧虑在即将到来的夜晚无法成眠，忧虑那个Point of no return。

谁将会来拯救你？我亲爱的失眠者。



01

睁开眼睛，满屋子白亮的光线。

初夏的洛杉矶，阳光如牛奶般地从窗台上泼进房来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干草的焦味，一个将燃烧未燃烧的季节，皮肤感到室内凝聚起的热量，汗珠随时准备渗透出来。才刚刚踏进六月，盛夏将何以挨过？

郁光从来没有喜欢过这座城市，天使之城——洛杉矶，如果真的有天堂的话，洛杉矶大概是天堂里最丑陋的一位天使了。大而无当的身材，风风火火的脾气，庸俗而招摇的口味，如电视秀里那个罗莎大娘，整一个恶俗女人。天堂里如果都是这种货色的话，他宁可下地狱去。

那么，他还赖在这儿干吗？美国之大，又没有户口制度，大可拔脚就走，天南地北，哪里养不住他一个流浪画家？他又不是没过过那种带了六十块美金踏上灰狗巴士的日子。

但是，娜塔莎的小公寓里有滚烫的咖啡，有干净的床铺，有一尘不染的浴池，可以一天冲无数遍的澡。在海边冲浪晃荡整日回来之后，桌上有红菜汤和新鲜的荞麦面包，还有黑暗中温软的女人肉体，散在枕上的金发，迷离的眼神和抑制不住的娇喘。

就这个？就这个留住了他郁光？

阿川说你小子好福气啊，娜塔莎那个小娘们长得腰是腰，腿是腿，屁

股是屁股。而且一物多用，上了床是女朋友，下了床又是模特儿。还供吃供喝，看着你的脸色，前世欠着你似的，郁光你小子还不满足。

郁光笑笑，两国人民友谊万岁嘛。

阿川跳起来：“凭什么对你一个人友谊？就凭你那张小白脸？还是佩服你那儿笔鬼画符？或者娜塔莎的老爷子当年参加八国联军，烧了你家的房子，孙女儿这辈子还债来了？”

郁光把烟蒂按熄在茶杯里：“先别着急，回家问一下爹妈祖上当过义和团没有。烧了教堂砍了洋毛子人家当然不会跟你。”

他们有二十年的交情了，开始是少年宫的绘画小组的两个拖鼻涕的小男孩，大瞪着懵懂求知的眼睛，满手的炭粉，脸永远是脏兮兮的。然后是美院附中的衣着邋遢脸色苍白的青皮少年，深夜骑着自行车，背着巨大的画夹，在昏暗的路灯下迤逦而行。夏天，闷热的小房间里，窗帘拉得紧紧的，两人都脱个精光，相对互画人体。上海冬天很少下雪，但是极为阴冷。偶尔下场雪，相约结伴跑到乡下去写生，生了冻疮的手都握不住画笔。他们同一年考上美术学院，分配在一个宿舍睡上下铺，一同学会抽烟喝酒，抽屉里的饭票、菜票从不分家。暑假去西双版纳写生，偷鸡摸狗，一块儿追逐当地的苗族女孩，一块儿和乡民打群架，又一块儿来了美国。难兄难弟了几十年，互相之间知根知底，彼此之间无话不谈，讲过头了心里也不存芥蒂，只有一件事是例外：关于郁光的前妻。

郁光正是为了他的前妻——凌晨而留在洛杉矶的。

这是一个郁光不愿拾起但也放不下的念头。他告诉自己事情已经过去了，这个世界上每天成千上万的人结婚，同样，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分手，有谁把离婚当过一回事儿？何况画画的人本来就不应该结婚，就像分手时凌晨告诉他的：婚姻对你们画画的说来就像一块空白的画布，画好了

是你的功力，画坏了再重起一张，犯不着愁眉苦脸的。

他愁眉苦脸了吗？他不是在人面前强颜欢笑吗？他不是照样去海边冲浪吗？他不是夜夜跟阿川一起出去喝酒吗？一个男人怎么可以让人认为他连离婚这点儿小事都承担不起？这个脸可丢不起。

也许他没有像他想象的掩饰得那么好，凌晨看出来了，阿川也看出来了。一天，在喝得半醉之后，阿川挟着香烟的手指向他的鼻子：“醒醒吧，你还看不出这个噱头，她为什么要跟你离婚？根本就是蓄谋已久。你拿到签证之后她扔掉络腮胡子跟你结婚，你出国之后她依然跟络腮胡子打得火热。学院里没人不知道的，我是为了保全你的自尊心，才闭口不谈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。本想再给她一个机会，让你们在美国有个重新开始，哪知女人和小偷一样，不偷手痒。那句话怎么说？水性杨花？对了，就整一个水性杨花……”

郁光牙齿咬得紧紧的，胸口里的怒气、憋气和着酒气一起向上涌，阿川没注意到他的脸色从红转白，从白又转青，还在那里喋喋不休：“郁光，你小子想想天涯何处无芳草？洛杉矶遍地绝色美女，手指一勾就搭上一个，气都气死姓凌的。告诉你，再为了个破离婚垂头耷脑的，我们这批朋友都要不认……”

阿川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郁光已经扑了过去，一把攥住阿川的领口，一只手扬起，阿川的眼里闪过一丝惊惧，又平静下来：“你打吧，如果能给你泻泻火，打断几根肋骨我也不在乎，但是郁光你使我失望，男子汉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……”

郁光真下不了手，为了一个抛弃你的女人，撒酒疯，跟最铁的朋友打架？两个男人眼对眼地瞪了一阵子，郁光狠狠地一搯，阿川重重地跌进沙发，郁光摔门而去。

阿川在英格尔伍德租了个画室，以前郁光常去那儿喝酒聊天，有时

请了模特儿，也竖了画架在那儿画画。吵架之后郁光半个月没踏进画室的门，晚上一个人跑到西好莱坞的酒吧喝闷酒，在那儿他碰到了娜塔莎。

那是个脱衣舞酒吧，郁光缩在一个角落里，可以看到半个舞台，空气闷热浑浊，夹着酒酸和廉价脂粉的味道。在六尺见方的展示台上，一个全裸的墨西哥女孩穿了一双半尺高的高跟鞋，抱着钢管，随了流行音乐扭着硕大的屁股，霓虹灯在头顶上旋转，紫蓝色的光影使房间里的人看起来都像鬼一样地青面獠牙。郁光叫了一杯威士忌，一仰头就下去了三分之一，酒液冰凉，穿过喉头却像根灼热的铁线。噪音震耳欲聋，郁光解开衬衫上的第一颗扣子，四下环顾。

只有七八个酒客散坐在吧台上，店堂后面的圆桌上还有小猫两三只，每个人都抽烟，间或神情落寂地闷头喝酒，没人注意台上的表演。台下暗影中有几个穿着暴露的舞女在兜揽生意，弯腰低声问客人要不要陪酒。客人上上下下打量一阵儿，轻轻地点了点头，舞女就顺势坐进客人怀里。旁边手托酒盘的女侍过来，舞女一手勾住客人的脖子，一面向女侍报出各种昂贵的酒名。

台上的墨西哥女孩表演完了，黑暗中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。郁光看着那个女孩用一件薄纱遮在胸前，弯身在地上捡起零落几张纸币，向台下丢了一圈媚眼，晃动着硕大的屁股走下展示台。

酒池肉林，醉生梦死。郁光想到。

在朦胧的烟雾中眼前浮起凌晨秀丽的侧影，清澈的眼神带着冷峻的决绝。郁光苦苦思索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使得凌晨不留余地地走出了他们的婚姻。金钱吗？他郁光穷是穷了点儿，至今开部七三年的老火鸟，但他也努力画画卖画，付房钱水电开销。凌晨一向对于物质很淡漠，甚至连化妆品都不用，穿的衣服都是国内带来的，郁光也从未听到她对生活有任何的抱怨。至于社会地位，每个人都是新移民，大家都在胼手胝足地谋一份

生存，很多在国内的高级知识分子还不是在餐馆洗碗端盘子？他郁光至少还不用那样油腻腻地混生活。虽然没出头的艺术家同样被归类于底层的贫民，但还保有一份精神上的自尊。郁光来美国之后并没有寻花问柳，最出格的就是和阿川一帮人去拉斯维加斯看了场脱衣舞。他知道凌晨并不在乎这些，她不像那些小家子气的女人把丈夫管束得紧紧的……

那为什么呢？

凌晨的目光直射进他的眼底，接不住，郁光心虚地转过头去，好像他真的做错什么一样。耳中却听到凌晨平静的声音：“不是你的问题，郁光，真的不是。”

他只会喃喃地问一句：“那到底为什么？”

凌晨苦笑了一下：“你真是个固执的男人，世界上的事不见得都有答案。你一定要有个说法，就是你我两个都不适合婚姻，婚姻对大部分的人是个锚，但对某些人说来不健康。可惜你我都是这样的人。”

他越听越是糊涂：他们的婚姻怎么不健康了？凌晨摇着头：“讲不明白的，郁光，假以时日，你会了解的，这样分开了比较好。”

他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：可是，凌晨，我是爱你的啊！

凌晨的脸渐渐隐去：“爱一个人就像爱一阵风一样，更要放之自由，捆绑在一起只会加速走向终结。郁光，我们一直是朋友，你自己保重……”

一只手轻轻地放在他肩上：“先生，你需要陪伴吗？”

郁光抬起头来，迷离的眼睛看到一个娇小的身影站在桌边。女孩有着淡金色的头发，扎成一个马尾向后抵去。脸上薄施脂粉，肩膀和脖子的线条优美，一双湛蓝的眼睛带着询问的神色。

一切都是逢场作戏，一切都是过眼烟云，婚姻和卖淫，爱情和荒唐，有什么区别？

郁光无言地点点头，那女孩傍着他坐下。

女侍闪电般地出现在桌旁。

“你喝什么？”郁光口袋里有五张二十块的钞票，付酒钱和小费应该够了。

“双份的马丁尼。”女孩挨近身来，把她小而结实的乳房靠在郁光的手臂上。

酒很快地送了上来，女孩举起圆锥形的酒杯，和郁光的杯子碰了一下：“谢谢你，查理。”

女孩的声音带点儿沙，英语中混杂着一丝外国口音。

“你叫我什么？查理？谁告诉你我叫查理的？”

“那有什么区别？英国人都叫约翰，法国人都叫皮埃尔，德国人都是维特，日本人都是丰田，中国人当然就是查理了。反正只是个名字，你总不希望一个陪酒女郎叫你先生吧。”

郁光微笑了一下，在所有的英文名字中他最讨厌的就是查理，听起来像一条杂种狗的名字。他喝了口酒：“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”

“娜塔莎。”

“俄国人？”

娜塔莎耸了耸肩：“你可以把我当做俄国人，不过准确地说来我是拉脱维亚人，我们在九十年代初脱离苏联独立，但是大部分的美国人都搞不清拉脱维亚是在非洲还是在拉丁美洲。”

“我记得那次有三个国家一起从苏联分离出去，都是沿着黑海边上的小国家，还有一个叫爱沙尼亚，最后那个记不起来了。”

“立陶宛。”娜塔莎赞赏地微笑了一下，郁光注意到她有颗小小的虎牙。

“香港来的？”

“你见过像我这样的香港人吗？”郁光双手理了一下乱蓬蓬的长发，

“我从上海来，以前我们是同志加兄弟，结果又为了点儿什么主义打得头破血流。你对那段时期还有印象吗？”

“听我父母说过。谁管它，我们不是都来美国了吗？”

“美国是个搞革命的好地方。”

娜塔莎和郁光相视一笑，喝了一大口酒：“告诉我，查理，你是做什么生意的？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我知道的中国人都是做生意和弄电脑的，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有很多做生意的中国人，鞋子、服装、百货。只有中国人和犹太人有这个本领，跑到任何地方都能做生意。”

郁光摇头，娜塔莎好奇地盯着他。

“搞电脑的？你不像。说起来你也不像做生意的，你脸上有一种东西，看起来像个忧伤的俄国人。”

这时台上的灯光暗了下来，音箱中传出麦当娜的《像个淑女》，一个黑人舞女出场。

郁光盯着台上，却感到娜塔莎依偎过来，在他耳边嗫嚅着：

“查理，再为我叫杯酒吧，你知道我们是靠叫酒的分红和小费过日子的。我会使你快乐的，你那忧郁的样子使人心疼。”

郁光感到一只柔软的手在他大腿上游走，渐渐地往上移去。

郁光心里空无一物，他可以感到那并不是只老于此道的手，触摸中带有一丝生涩，犹犹豫豫地向裤链处移去。

郁光闭上眼睛，背脊上像有一道电流通过。这就是郁光你要的吗？

俄国口音若有若无地在耳边窃窃：“我平时并不为客人做这些，但是，谁叫你看起来那么忧伤……”

郁光在心里对自己说：没用的、娜塔莎，这种忧伤在很深的地方，好比说是在屠格涅夫的小说里，或者在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里，你触

摸不到的。

郁光突然站起身来，拉上已打开的裤链，推开诧异的娜塔莎，从口袋里掏出揉成一团的钞票，一张张理平放在桌上：“娜塔莎，谢谢你陪我聊天，这些钱除了酒钱之外是你的小费。不过……”

娜塔莎瞥了一眼桌上的钞票，咬着嘴唇没做声。

郁光弯腰凑近女孩的耳边：“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叫查理，就像不是所有的俄国人都叫伊凡那样。”

凌晨早上梳头时，突然发现在浓密的黑发中有一根长长的白头发。

才二十八岁，白头发也来了太早了点儿。家族里应该没有早生华发的遗传，凌晨记得七十多岁的祖母还是一头乌亮的头发，梳成一髻紧紧地盘在脑后。父母也没有白头发，在经历那场变故之后，父亲变得暴躁和易怒，抽很多的烟。母亲的整个形容枯槁下去，头发变得稀薄，但也不见明显的白发。她这根白头发是从哪里来的呢。

这是一个无从回答的问题，也许就像一个循规蹈矩的家庭会出叛逆的儿子，一对乌不溜秋的夫妇会生下一个白化儿一样。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着变异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。

凌晨猜想这根白头发多多少少跟她的睡眠有关，从三年前起，她的睡眠就薄得像纸一样，十二点钟躺上床，半夜二点钟就醒了过来，翻来覆去就再也睡不着。眼看着晨光像水一样漫进房间，而太阳穴上的一根血管像打鼓一样跳动。再过一个小时，睡在客厅里的郁光会醒来，厨房里传来煮咖啡的味道，早起晨运的人在窗下跑过，报纸啪地扔进门廊，再下来各种城市的喧嚣声音腾起，白天强横地挤进来了。

凌晨不能忍受和别人一起分享黑夜，在结婚的第二个礼拜就让郁光抱了铺盖去客厅里睡，郁光虽然不愿意，但还是按照她的意思做了。他心疼